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論文叢刊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11-1997

從翻譯談到語氣助詞：以打官腔的“嘛”和女性用語的“的”為例

Yuebi H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ltop>

 Part of the [Linguistics Commons](#), an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洪越碧 (1997)。從翻譯談到語氣助詞：以打官腔的“嘛”和女性用語的“的”為例 (CLT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5)。檢自香港嶺南大學: <http://commons.ln.edu.hk/cltop/5/>

This Paper Serie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論文叢刊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從翻譯談到語氣助詞

——以打官腔的“嘛”和女姓用語的“的”為例

洪越碧

論文叢刊 第五號
嶺南學院
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講 座

題 目：從翻譯講到語氣助詞
——以打官腔，婦女語言作為例證

講 者：洪越碧教授
(Prof. Beverly Hong)

主 辦：嶺南學院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日 期：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編務工作人員

主 編：劉靖之博士

執行編輯：鄭振偉先生

助理編輯：李燕美小姐

秘 書：鄧慧華小姐

作者簡介

洪越碧，台大外文系學士，美國密契根大學語言學系碩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語言學系博士。現任教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洲學院，前曾任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亦曾任職康州文理學院中日文系主任，又為喬治華盛頓大學中文系創辦人。重要著作有 *Chinese Language Use* (1978), *Situational Chinese* (1983), *New Papers on Chinese Language Use* (1984), *Speak Chinese Today: A Basic Course in the Modern Language* (1991)。另有論文在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等刊物上發表，或收錄於其他專著。

嶺南學院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論文叢刊第五號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 Copyright by the 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Lingnan College, 1997

從翻譯談到語氣助詞

——以打官腔的“嘛”和女性用語的“的”為例

洪越碧

兩位劉教授與各位同行：

我在翻譯方面，做得很少，而我們在座的，有幾位都是翻譯大師。剛才我還非常高興地收到劉靖之博士的一本《翻譯新論集》。在座的劉教授——劉紹銘院長，就是位翻譯大師。所以，我今天很大膽地在各位大師面前班門弄斧一下，也談一談翻譯的問題，我只希望我們能交換一下意見。

我是搞語言學的，在語言學裏雖然理論很多，派別也不少，但是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世界上六、七千種語言都是能相互通譯的。我們也還相當虛心，跟別的搞學術的人一樣。所以每年都有新理論，都要修改一下我們的看法。我希望今天講了以後也能有機會修改我的看法。在說到正題以前，我要表示一下熱衷的謝意。也許各位不太清楚我的背景。我是越南西貢華僑，在越南的時候，我是嶺南中學的畢業生。我非常感激我那一段時間所受的教育。未到到貴校時，我又注意到嶺南學院有一個很特別的學院，叫做“通識教育學院”。通識教育，就是說，我們的教育不能是隔行如隔山的，必須具備有多種學科的教育。我在嶺南中學受的教育就是這種多學科或核心教育(core education)，這使我終身受益非淺。比方說，我們的郭校長，他是

論文叢刊 第五號(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 嶺南學院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留學法國的。他學的是化學，而不是教育學。在中學的時候，他要我們學畫透視畫甚麼的。所以我剛到貴校的時候，看到這裡的建築很美，一種透視畫式的美，我非常欣賞。而當我看到這兒嶺南的校碑時，我更激動了，這使我加倍感激能有這個難得的機會到嶺南來做這次報告。

我今天要從兩個語氣助詞入手探討一下翻譯的問題。第一個是“嘛”。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做官的很會打官腔。因此打官腔的問題，有許多人寫過很多文章。我要談的是，中國人打官腔時所用的一個語氣助詞“嘛”。

一九八七年的時候，中國出了一本書，叫作《北京人》，是桑曄和張辛欣兩人合寫的，這兩位作家採用了一個很新穎的方法，就是到全國去採訪各種各樣的人。可惜的是他們沒錄音。他們就這麼聽着抄下來，記錄下來。因此，他們給書標題為“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人的自述”。這兩位作者把它叫做“實錄文學”，意思是說，人家說甚麼，他們照寫甚麼，所以有許多語氣助詞都記下來了。各位都知道，很多當代的，或者現代的小說，雖然都是用白話文寫的，但是很少用我們面對面的說話方式寫下來。所以，這種文學上的對話，在搞語言的人看來，就把它叫做“spoken prose”，它還是散文的一種，只不過是說話的散文。那麼，跟搞語言的人所要研究的語言材料就有一點距離了。搞語言的人，對於話語中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特別注意。所以我們可以說是鑽牛角尖的人。一般人是不要去計較的。《北京人》這本書既然是口頭實錄文學，所以是研究語言的真實材料。現在我就選其中兩篇來說明“打官腔”和“婦女語言”的特點。先說打官腔的“嘛”字。這一篇的語言材料取自原書的〈標準話〉，我看完了感受很強烈，所以很想找出使我產生這種反感的原因。因為語言學的目的之一是要解釋“說母語者”的直覺(native speaker's intuition)。這篇文章使我反感的

從翻譯講到語氣助詞

是那個人說的話。但是把這些話和英譯對比一下，感覺卻大不相同。
請各位看看這些例句裏“嘛”的用法：

“先讓我來匯報一下我們廠的基本情況。沒關係，不怕嘛，
簡單匯報一下嘛。”

“春天把蝦苗撒下去，秋天捕撈，不撈它也會死掉的。這是
大自然的規律嘛。”

對不對。我再讓各位看看，你們的感覺是怎麼樣？

“光自發不行嘛，”，“老天爺不來潮，照樣發蝦苗嘛。”

再下去：

“當地人，這裡的農民管開發海涂叫挖塘嘛，”

“這”嘛的意思就是：你怎麼還不知道呢？”有點兒這種意思，或者
呢，“這是很明顯的事兒。”

“我們這個場，佔了天時地利人和，天時也就是剛剛談過
的，三中全會的東風；地利，我們這個窮縣擁有上十萬畝的沒有
開發利用的海涂；人口，各級領導的關懷嘛。”

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官腔。那麼，再看最後的這兩段：

“我們廠的事業是一個整體，又是整個人民事業的一小部分
嘛。”

最後：

“我的愛人？”（人家問他，大概是記者問他，愛人是誰，做
甚麼的），“愛人，老婆種地嘛。”

整體的感覺就是：“x x x是理應如此，或：事情很明顯，你怎麼不
明白？”那麼我們再來看一看這個翻譯的全文：

洪越碧

From south of the Yangtse to north of the passes cable radio announcers right down to village level try to use as much official jargon as possible. They all have the same basic style, despite individual variations.

An aquatic farm with a Party secretary and a manager.

In the first place, on behalf of the 120 staff and workers of our farm I must express our sincere thanks to the journalist comrades from Beijing and to the leading comrades from the country for coming down to the grass roots to direct our work.

Allow me to report on the basic circumstances of our farm. This farm of ours was founded in 1983 with the fullest support from the provincial, prefectural and county leadership, as well as from the foreign trade departments. We were also given selfless aid by fraternal farms that had started before us, and helped by the peasant comrades of nine rural districts around here. So the main credit for what we've achieved must go to them, to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e reason why we were able to start the farm, get our first crop, start exporting and start earning foreign exchange for the country all in the same year was in consequence of the economic support and political concern from the leadership at all levels.

For a range of understandable reasons, including the sabotage of our country's inshore fishing industry by the Lin Biao and Gang of Four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s, our country's king prawns have long fallen far short of meeting domestic and export market demands. Only after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Party's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did aquatic production here receive its due attention, develop from nothing, and win some achievements.

This farm of ours enjoys the benefits of weather, place and people. The weather is the east wind that has been blowing since the Third Plenum, as I mentioned a moment ago. By place I mean that this poor country of ours has over 7000 hectares of coastal mudflats that haven't yet been developed and put to any other use. By people I mean the concern of the leadership at all leve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rectives of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our farm has reorganized its leading group. Two university graduates have joined the leading group, one as farm manager and the other as deputy Party secretary. We have thus fulfilled in a preliminary way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leadership should be revolutionized, intellectualized, rejuvenated and specialized.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Party rectification...

As regards our trade union, youth and women work, and culture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Management is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In brief, our farm has grasped the seven words, the seven aspects, the seven...

In order to enable more of our products to enter international markets faster and to satisfy domestic demand, we have...

Output? Last year we caught nineteen tonnes, which was seven tonnes of prawns after processing. It was all exported.

There's nothing to say about me. You can't have publicity for the individual! The credit for everything must go to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right?

I was born in 1932, joined the revolution in 1950, and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same year. Before I came to this farm I was the Party secretary of a people's commune. My wife? The old woman's a farmer.

We welcome you to come again.

*When the Deng Xiaoping reform policies were launched in December 1978.

(From *Chinese Lives*, by Zhang Xinxin and Sang ye, edited by W.J.E. Jenner & Delia Davin.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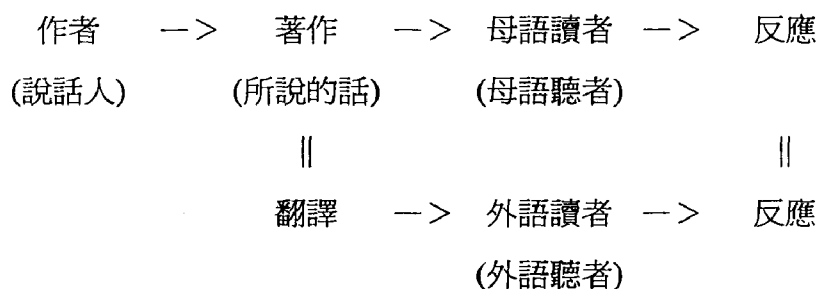
它好像是縮短了。縮短了不要緊，我想最要緊的是跟原中文的對比以後，再來看英文的翻譯，你是不會對這個英譯“打官腔”有反感的。你只是會覺得這裏的“打官腔”很空洞，沒有內容。

打官腔有很多意思，也就是說，所謂打官腔這個詞兒是有很多歧義的。甚麼叫“打官腔”呢？我的理解是地位比較高的幹部說話的一種方式。但是本文列舉的這個說話人並非是職務很高的幹部。這是他從他們那裏認同(reference group)來的態度與價值觀的體現。我跟這位翻譯面對面討論過，他說：“You are not a 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你的母語不是英語”)。這使我得到一個啓發：這說明在說本族語者與說非本族語之間需要某種溝通。

爲了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研究，我設計並做了一項“說母語者語感比較法”的語感調查。我請了十五位大陸來的人看這篇故事的原文，然後寫出他們各自的感想。又請了十五位英語爲母語的人（包括英、

澳、美三國人)看故事的英譯。結果兩組人寫出的語感完全兩樣。前者是“打官腔”，使人聽了反感；而後者不同，反應較多，如：“空空洞洞沒內容”，“誇大”，“很多客套話”，“婉轉”等等。兩者語感相差甚遠。

翻譯固然不容易，而且譯法也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我認為必須要做到的，那就是必須能引起類似的語感或反應。在此姑且稱之為“同感”。



圖中的等號並非邏輯或數學上的等同，但兩類聽者、讀者的反應卻不能相距太遠，應有相同的共鳴。

就如上圖所指，原著在母語讀者群與外語翻譯讀者群中所引起的反應相距太遠了。譯文未能達到這種基本要求。

接着我要講的另一例是婦女語言的標誌。在同一本書裏有另一篇文章叫〈美在別人的眼裏〉。為甚麼選這篇作為女性語言的代表呢？因為中國經濟市場化以後，模特兒是女性的一種新興職業。當然這位模特兒在她創業期間還是有其艱苦的奮鬥史的。這且不論。我們只來看看這位中國第一位模特兒說話的女性標誌。

第一句，請你們看那個“的”：

“我覺得作模特兒沒有甚麼不好的”，“因為表演時裝，能上電視，挺美的”。

再看下去：

從翻譯講到語氣助詞

“從去年開始，就有時裝模特學校，報名的人挺多的。”

還有呢，就是：

“他們不注意味兒”

意思就是有的模特兒沒有味兒。所以，他們這個模特學校要挑學員的時候，“也盡挑些沒味兒的。”這是他在批評那些模特學校呢，選的那些人呢，他們大概就看她漂亮，或者夠瘦不夠瘦，她就說，“也盡是些沒味的”。也就是說跟會走的衣裳架子沒甚麼分別。

現在我給你們一些例子，看看各位的語感如何。“我愛畫畫兒”，自己瞎畫，肯定考不上的。的。“街道上沒甚麼刁難的，”諸如此類的“的”。這個呢，我就用另一個辦法去研究。我把所有的這些句子，再加上別的句子，列成一問卷(questionnaire)。然後發給北京大學，廣州暨南大學，北京婦女幹部學院等好多地方。另外一個方法是做面對面的答問。我把一些有“的”的句子跟沒“的”的句子放在一起，問他們。這個問卷只問三個問題：(1)“你自己說不說這一句？”(2)“你說這一句的時候，有“的”的句子你的感覺是甚麼樣？(3)你聽別人說有“的”的跟沒有“的”的句子有甚麼想法？我只問這三個很簡單的句子。也就是說有“的”作語氣助詞和沒有“的”作語氣助詞有甚麼不同。結果是大多數會如例句那麼，回答的人絕大多數都說有“的”的句子是——“減輕語氣”。結果呢，當然搞社會語言學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的有“單一性”(uniqueness)。搞社會語言學呢，如果很多人都同意這個看法，這就是一個很肯定的傾向。另外，也有研究指出來，女同志、女生、女人、或女性用的語言語氣助詞比男的要高出三分之二。也就是說，女的是比較喜歡用語氣助詞。

有一本著作，我認為相當重要的，它就是香港大學陸景光先生寫的Uttera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Conversation。他書裏講到，廣東話裏頭有許多個語氣助詞。那數字是有爭論的。不過，不管怎麼樣(有的學

者認為最多是四十幾個)，起碼廣東話裏的語氣助詞比普通話裏的多得多，這是很肯定的。我有一個假設，就是為甚麼在廣東話裏語氣助詞的使用會比普通話裏多。現在我要回到剛才我們說的“spoken prose”概念來，就是“口語散文”。因為我們用廣東話的時候，多數都是面對面的說話，或者你看《蘋果日報》，這類的廣東話日報裏面，口語用得非常多。我的看法是，廣東話在文學方面沒佔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呢，它就往colloquialism（“口頭語言”）這一方面去發展。那麼普通話呢，它沒有走這個方向，因為它能在書面上表達出來。也就是因為同樣的原因我們才有書面異性的“他”和“她”之分。這文字語言的分歧是五四的時候開始的，女的當時還沒有多少人能出來做事的。所以，我們也就得到了今天這個語言文字遺蹟。雖然五四的民主運動健將極力地推動解放婦女運動，可是他們走錯了一條路，就是在我們的文字上要求我們用女字旁的“她”，這是五四的健將創造出來的。在那以前我們並沒有用這個“她”。人家經常要問，你不用這個女字旁怎麼分男女呢？我們的回答是這在我們語言裏本來就沒這種性別的標誌。混亂了嗎？為甚麼文字上要去分？為甚麼要加上這個女字旁？那樣的話，就得在所有有關的字上都要加上女字旁，現在有的人把“你”字換成女字旁，那麼，要不要把“我”字也加個女字旁？我認為這是走極端的。就是說，在語言上不分的，我們沒有必要寫這個女字旁。現在，我要回到為甚麼女性用語氣助詞用得多的這個問題上，我想是因為婦人之言上不了大雅之堂。所以，跟廣東話一樣，走上了“口頭語言”（colloquialism）這條路。所以，婦女呢，第一，有的學者已經在語言研究雜誌上把這種研究登了出來，說女的用語氣助詞比男的多出了三分之二。所以我的解釋是婦女語言有一點像方言，比如廣東話，還沒有走上文學大堂這條路。我現在再舉一些翻譯領域的例子，希望能讓各位信服。趙元任先生在他的《中國話的文法》裏面，舉了三個例子，第一個例子：

從翻譯講到語氣助詞

“告訴他，他會生氣的”。

趙元任的翻譯呢，是這樣：

“If you tell him, he will get angry. That's~what~is~going~to~happen.”

而且，你看看趙先生是把它連起來，就是說，說得很快，也就是說，

“It's an after-thought” 的意思。第二個例子：

“我沒省個大子兒的。”

“I didn't save a big penny. That's~what~I~forgot~to~do.”

同樣地，他也是先把它連起來，好像說得很快的那個意思。

最後一個例子：

“你應該問問他的。”

“You ought to have tried and asked him. That's~what~you~should~have~done.”

所以呢，他是再多加一句下去，就是這個意思。我剛才不是說我訪問了很多人嗎？在面對面的訪問中，有一個年輕人跟我說：“這個‘的’字啊，就像個尾巴，好像有些話沒說完。沒說完，還沒有說清楚。所以就落了個尾巴。”很多中國的語法學家，語法書，甚至於連詞典上，給“的”的定義都是“加重語氣”，“表示肯定的語氣”。我們看看上面的例子是不是加重語氣呢？是甚麼？我認為是減輕語氣。雖然他在說“我是對的”，但就好像說，我要跟你商量，我這個看法對不對，用商量的語氣，婉轉一點兒。我再給大家看一看別的例子。“這屋子挺冷的”跟“這屋子挺冷”；“這屋子挺漂亮的”跟“這屋子挺漂亮”，這兩句的語氣，肯定是不一樣的。“這個學期報名的人挺多”跟“這學期報名的人挺多的”也是不同的啊。“我問過老吳的”跟“我問過老吳”；“他算是有心眼的”，“別的事也一樣的”，這兩句呢？是

不同的意思，是婉轉一點兒的肯定。我想最能讓人家信服的是，假如有一位軍官，發施號令的時候，士兵就要說“是！”能不能說“是的！”肯定不能說吧？得要說“是！”你就要很乾脆地說“是”，敬禮，就完了。“好”，“好的”。“會”，很肯定，“會的”，不是那麼肯定了，就不那麼強了。所以，我想“的”是加強語氣的這個定義是站不住腳的。我想我剛才也說得很肯定。那麼，爲甚麼這些女的，婦人之言要加上這麼一個“的”呢？我認爲：(1)從傳統至現在，婦女在公開的場合沒有多少說話的機會，因此很少有記錄保存真實的話語資料，一般語法書與辭典也因此無法作全面的概述而導致語言描寫的偏差；(2)婦女與別人交談時比較關心對方的感受與反應，因此多用語氣助詞來調整句中的“得體度” (appropriateness)。

剛才我舉了各種各樣的例子，目的就是要說明“的”是加重語氣的這個定義是站不住腳的，它對整句起的語氣作用不能不注意，尤其是翻譯時，是否一兩個字就能交代呢？